

文體明辯

廿七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冊號
六	二	四	三
七	一	三	八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二	二	四	一
九	一	七	六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冊	架
三	二	六	三
九	一	七	八

不許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30)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奏疏中

奏對

日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
未待詔公車

漢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守公卿相舉直言燕見細讀曰繹
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
不通政事竊聞明主即位正五事建太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
般盤樂游由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
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去聲地震蕭牆之內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
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古屢
字失中與讀曰歟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
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請行於內執行於外此言女至覆傾國
家惑亂陰陽昔衰如用國宗周以喪閭妻周厲王
雙也

驕翫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
內四方之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
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
歸倡優之笑古笑絕卻不享當天之義慎節游由
之虞同娛起君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由惟正之共讀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

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
 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七魯柏脅於齊女社
 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
 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
 進進以御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刺幽王之詩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
 類周厲王淫於色故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同
 也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
 敕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

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讀曰メト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
 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
 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賞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
 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就官也小人日銷俊艾
 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尚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水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

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讀曰：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當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遠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宋真德秀曰：未所陳災，以姑存之。○右災異

微行宴飲對

漢谷永

成帝元延元年谷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對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

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論張湯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同睡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
 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
 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同祐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
 湛讀曰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也遠骨肉
 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
 著郵尤同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婁屢降日月薄食五星
 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弗時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

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主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讀曰
 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九之
 標末季涉三七之節紀二百十遭無妄之卦連直
 百六之災院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成帝初元
 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
 所書八世自高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巳
 亥朔日有食之三朝歲月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
 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

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讀曰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內亂則禍在朝暮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擊諸夏則日戒有兵界宗廟之至憂臣未所以破膽寒心豫高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妖辭曰關動壯飛辟為無

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
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讀曰眾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
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
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
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失時無宿麥百姓失業
流散羣輩守關就賤穀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
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所潤益於
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

災婁至損服凶年不暨塗仰塗屋也明王之制也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宮中御府
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
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也往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
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
石救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
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以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以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天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宋真德秀曰：未之疏，可謂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豈忠臣哉。○右戒淫侈。

罷珠厓對

漢賈捐之

武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帝，使詰問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同拳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豫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指昭齊植，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丙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
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
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
時逸游之樂絕竒麗之略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末

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
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校迺探道計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
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
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遙設虛祭想寬平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

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恭矢
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交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
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脩
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
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
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
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
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

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專同猶言區區也獨居一海
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
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
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同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
為也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帝以問大臣丞相

定國以捐之議是乃

從之右征伐夷狄

議禁民挾弓弩對

漢吾丘壽王

武帝時丞相孫弘議禁民毋得挾弓弩
帝下其議光祿大夫侍中吾丘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疆侵弱衆
暴寡海內抗也故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

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梃相
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
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
待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
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并譏公宇內日
化方外鄉讀曰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
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

文選月詠卷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觸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主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丞相

奏啓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梁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恭宣勅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壹壻墻坐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蘇峻稱兵壺子時從父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質遷孤裔淪寒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道陛下帝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岑壹餘烈不泯固陳方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推蘇之刑遠流於皇世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奏狀

論淮西事宜狀

唐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_吳陽_姓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_一賞_一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_背字_有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半已來皆上槽櫪譬如久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_以自委頓乘其力衰三_又童子可_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_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_則字_有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不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_有字_矣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_後猶_言然此可圖功為統師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必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王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

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乎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裨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

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繼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其馬都數雖多每處

則至少又相去闊遠誰相連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二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訂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吳姓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遠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富戰鬪之際固當以

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諭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又併力若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近作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

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

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後當作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右在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宋周尹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宗承平日久志大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

宗楚客為大都護及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備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玄宗也今陛下神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主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徂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

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陳捍禦賊馬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戆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

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
竊以偽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
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
今日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
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
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
不用其至恭維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
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
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
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

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關
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
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
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
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
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旣班師
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
遣岳飛以至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
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
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

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
非唯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
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
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
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
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
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
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
進屯海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
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往

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
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
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
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
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
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
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
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
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
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

縣得二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鳴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備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

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巳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白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

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
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
學術闕踈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
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維陛下留神採擇臣
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
嚮傲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
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
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傳馘係路虜氣挫屈潛
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
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

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
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
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汗於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
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
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
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
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
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
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
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

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蕭索先保
靈武故能破安山名祿史略思而復兩京今朝廷以
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
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
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
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
之安臣又以為不能善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
迫感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
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
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彭曰人苦不
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主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
耗何以圖敵謂宇文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
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
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
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
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

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
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
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
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
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
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以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
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
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
營由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
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入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

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
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
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
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
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
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
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
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
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
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
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
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
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
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
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
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

二層白堊卷三十一

二十五

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
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
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
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
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
逆之臣可正彙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
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
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

文禮明詩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
 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唯建康自昔
 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
 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與未復舊都莫
 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
 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高宗初建議巡幸關
 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
 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官

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
 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
 時方艱難用過平儉然官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
 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
 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
 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
 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
 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
 制於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
 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

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瀋離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

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朱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

二層前卷之三十一
奏狀
二五
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
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
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
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
殊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
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
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能逃於聖
鑒夫用久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
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
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
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
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
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
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
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
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

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
 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
 親總天師愆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
 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
 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
 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
 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僮變詐百出未大懲
 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
 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
 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

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
 定其論如奕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
 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
 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
 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
 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
 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
 述十二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
 揚乎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
 行措天下於太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

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

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土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

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
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
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
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
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
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
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
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

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
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
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
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
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
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
久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
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

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

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名微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唯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

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千亂宣其之有吉甫方叔召
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
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
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
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
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
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
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唯至明之主為能察小
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

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
久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
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邪遂使陛下寤寐側席
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
而進前陛下嗑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
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
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唯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
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
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

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決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仁宗治平年號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哲宗年號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柱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

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
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
康欽宗年號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
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裒
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
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
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
資不顧國體唯欲進身不覈事實唯欲傷人大言
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
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
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
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
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
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
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
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
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入
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

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干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計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費尺璧而惜守陰

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
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
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
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騷擾勿大緩以失機會
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
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
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
詩曰追天之沫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十
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闕而鑄錐其能
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不事臣竊觀天人之道
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
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穡菘之力乃亦
有秋使沫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
得邪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
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

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
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
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
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
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
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
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
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
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

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
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
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
戒？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變之至，則所以
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
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王；周之盛，如成王；漢唐
之盛，如文景、光武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
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
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
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榮感失次，

文書有詳卷三十一

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矣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

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高祖初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校下之美誅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

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悵違去闕庭九更寒暑大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

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實天下之幸邊以上
為遺拾補薦岑參狀

唐杜甫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維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舉張正甫自代狀 唐韓愈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德宗元年

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

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

其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父

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奏聞謹錄

六字

代久舉蔣係狀

唐杜牧

伏惟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

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

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

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

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

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

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薦宗室令時狀

宋蘇軾

元祐哲宗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

郎知頴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

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河間王德之德歆劉歆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太祖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

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宗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以上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唐張九齡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屠烈及可
突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
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翻覆背恩之賊既已誅
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唯永無動搖陛下
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成功且知河
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
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謹奏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
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蔡者象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
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
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
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
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謝知制誥狀

唐張九齡

右臣忝跡集賢又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恐
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迭宣聖

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謝右陳

秦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宋汪藻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
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
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
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
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
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

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
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
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
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
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
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
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
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
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
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方者交結當權無日

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
露一日之祿者宣和徽宗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
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為不
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
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
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進赴
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
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右彈劾
以上古跡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唐張九齡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
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
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
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
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
漢詠白雲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
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露濡况
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義若真冰谷循
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

歡誠恐謹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唐柳宗元

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年號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

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

祿秩再寸還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

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

某月日勅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

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

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塞旗冀獲

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

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

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千秋韓姓思奮於事

趙仲孺灌夫字期死於奔吳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

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

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陳乞 奏沐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維皇

天聖月許長...

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靈動植迹無不協遠無不賓
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
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
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
瑞小臣喜遇於休明宋歐陽脩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宇陳儀允昭於
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
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織能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
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賀拊廟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章懿皇后李氏禮畢進奉銀
五百兩狀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廟容拊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
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
脩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以上進獻

舉人自代狀唐白居易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楊嗣
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
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

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唐杜牧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縉紳磨涅。

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廻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以上薦舉

辭免召赴行在狀

宋崔與之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唯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沂峽建西川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閒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離精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唯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沫漲而出瞿塘天氣沫炎而入庾嶺麻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

辭免禮部尚書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文禮明辭卷三十一 奏狀 五十一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白
稱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稟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
引病以丐閒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自還
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
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
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決孤丘

之計陛下宗理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
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
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
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宗寧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
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
之上乎忽溫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
窮班更陞華直仰見公朝味忍棄捐之意徒有未
路不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
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
於降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

察臣愚悃昇臣祠祿俸養病於田里免速斃於道
途儻溝壑之沫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
祇拜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
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
忽被子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

番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
門入造清廟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
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
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
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
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
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閒之悃深虞方命
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
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

文淵閣

卷九

五十三

真而非據踟躕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濟之立
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
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辭解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
以節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
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
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
百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文淵閣

卷九

五十三

謝賜尺詩狀

唐張九齡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士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

之令况以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付度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違而尺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蒙恩賜設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

列八珍惠過加邊榮優置醴金壘引滿將王澤而
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嘆捫心自
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杜牧

右中使其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
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
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
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竒之態螢光燭火何裨日
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
知慙無任感恩并躍懇悃之至

謝恩賜衣服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
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
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
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
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
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陳謝以聞謹奏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
 澤逾渥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輝榮伏念臣
 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
 疑嚴遽叨於副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
 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
 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
 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醜補但誓糜捐

謝宣召入翰林狀

宋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

縉紳踈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
 竊以文章詞作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
 入之日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
 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
 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
 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
 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
 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
 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
 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

議多煩於睿聽雖履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
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
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
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味棄之仁竭駑馬已
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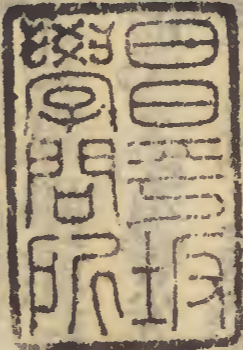
謝宣召入院狀

宋蘇軾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
君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
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
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

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
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
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象仰淳化太宗
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神宗之新渥既厚其禮
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尤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
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
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宗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
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
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
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方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

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八之誦以上陳謝體



慈字加朱

